

毀法辨

章士釗

今之執政政府。人或以毀法少之。此大謬也。蓋凡法籍憲令。有人依託之以爲重。其規條所不便於己者。必或紆或逕以壞亂之。致名存而實違。而仍得使天下之人。集於名下。苟且曲折以求合于己。則毀法也。項城之修改約法是也。否則法籍憲令之規條。明明爲某爲某。而主者以行苛疊達之故。故反其道而行之。使其條規所載無效。亦爲毀法。袁張之兩次解散國會是也。不然。兩法相嬗之際。後法以議士替亂。無道成之。因之前法橫遭夭折。其鬼不靈。是爲毀法。章章尤甚。曹錕之公布賄憲是也。是三者皆非所論於今之執政政府。

執政政府者。乃乘無法之末運。開造法之初基。應時而耦變。見形而施宜。謀弋取天下德慧術智之總量。以奠民生而立大本者也。本來無法。何所謂毀。己身並不標榜何法。毀不毀抑又何關。蓋法也者。既死不可復生者也。可斷而不可續者也。在理有如流水。提足卽非故湍。在勢有如破甑。再顧有何實用。孔子主復九世之讎。而不開主復一世之法。荀卿言刑名從商。爵名從周。文名從禮。散名之加於萬物者。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。是取乎古者。貴通百代以爲郵。取乎今者。貴放四海而皆準。未聞斷代而執一法。不問其宏狹通滯如何。而乃爭之于疑似。脅之以必守。人情之不審。孤注之不計。如今時以約法爲市者之所言也。法蘭西革命。以迄第三共和之成。中更憲法十二。年載相均。不足十稔。而皆各自

爲法。不相襲代。未見以何年何法稱。劉安曰。『一弩不可以百發。一衣不可以出歲。弩必應乎高下。衣必通乎寒暑。是故世異即事變。時移則俗易。聖人論世而立俗。隨時而舉事。王者法度不同。非務相反也。時世異也。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。而法其所以爲法。所以爲法者。與化推移也。夫能與化推移。至貴在焉爾。』執政政府。其職亦在求其至貴者何在焉耳矣。他非所知也。

或者疑之。以爲凡有所舉。律之前代變廢之法。于義誠當。若夫約法。爲民國之所託命。制定不過十餘年。安見世俗時事。相去甚遠。其間屢廢屢興。卒莫能絕。民意可知。夫天下亦焉有無法之國者。約法雖未善。而於他法代立以前。遽毀棄之。非也。曰。不然。理所貫通。無與時代。法誠廢矣。其爲一年前廢之。抑或百年前所爲。不必問也。諸君果以民國元年之約法。去今絕邇。三代無論矣。較之九通所載之最近世成規。其于世俗時事之離合向背。有不可權度者乎。以愚觀之。約法諸條。在五十年前。吾民族思想所絕未及也。其生硬爲吾民所不習。遠在典謨訓誥之上。是約法者橫法也。而吾自有其縱法。約法者皮傳之法也。而吾自有其立命之法。橫而皮傳者。時雖近而實遠。縱而立命者。時雖遠而實近。吾人于深厚固有之法。猶且通變損益。無所於滯。彼南京參議院十七票之所成。顯由稗販勦襲而來者。而又何疑焉。

夫謂天下無無法之國。亦視所謂法者何詰耳。若謂無憲法或約法。卽國無與立。乃嚮言也。英史家麥考黎曰。『憲法者紙幣也。紙幣誠利于商。而無實幣以盾其後。紙亦紙耳。何裨於用。惟憲法亦然。憲法之下。別有力焉。此力不行。憲瀕于死。此力者何。亦吾民生長歌哭久久相沿爲用之種種法則而

已。』以是之故。英可謂無憲之國。其曰英憲不成文。亦法家從而爲之辭耳。吾中國之以習慣力統御社會。彷彿似英。此習慣力不失。即國家不失。根本法云云。俱從後外鑠之詞。倘或民元而無所號約法者出世。吾國積極方面之安定。決無遜于今日。而消極轉可避去約法之爭。生命財產。因得保全無算。未可知也。諸君試思之。吾自有約法。國人切切以利害情感著欲希望維繫之者幾何。自南方軍人。偶揭護法二字。以爲稱兵之便。及議郎八百餘人。非此無所嚮其我即國家之說者外。天下之爲約法請命者。復何所見。有之。亦惟前二者之分野。不歸楊則歸墨耳。故吾國雖有約法固久矣。不啻爲此物也。

傳曰。惟名與器。不可以假人。天下雖不倚約法爲命矣。而昌言絕之。仍無其事。篤而論之。項城之約法會議終。約法即已消失。中經帝制。相去益遠。黃陂繼位。所有國家百年至計。即當別開生面。重與細論。而不當拘牽因就。以恢復約法之議進。斯時愚在肇慶。與岑梁諸公計事。主闢新運。別立政統。至少亦決不復國會。無如湯化龍吳景濂之徒。大會渥濱。以民意相規持。四方駭服。約法國會表裏唱和之局。咄嗟以成。自時厥後。翻覆者再。而要以議員自身。僂力併命。天下重足而立。敢怒而不敢言。夫近年來。兩院諸公。醜迹迭著。無學無耻。無所不爲。其得罪於吾民。亦云至矣。而公然懲創。或建議撤回者。未或聞焉。語云。社驥不灌。城鼠不薰。所託者然也。夫以約法未當於人心也如彼。而人心無最後之決斷也如此。劉安之詰亂國曰。言與行相悖。情與貌相反。今悖反之象。一至於此。宜乎無名之戰相尋。而亂國之運。反復照臨以迄於今也。

夫人必自侮。然後人侮之。國必自伐。而後人伐之。惟法亦然。吾國以有約法。社會全入於不自然

之亂狀。處處以有議員當前。無由盡理。何幸爲議員者。罪惡貫盈。竊不自意。往歲一舉自鬻其身。自鬻其機關。兼自鬻其法統。召義師。羅刑網以去。而約法既已受代前滅。復無八百人者爲之尸。遂乃舉國清淨。物極思反。所謂吾民生長歌哭久久相沿爲用之種種法則。暫復其本有之功能。徐徐謀執總意合力。別造大法以覆其上。使爲安利元元長養子孫之計。此其無法以求法。安詳協進之狀。爲十三年來所未有。如意外之變不生。爲我國開新基。立新命。殆無便於斯役者。是何也。曩之無法。乃以他力毀之。隨毀隨復。激盪之勢如是。而今之無法。則由法之自毀。毀而更創。自在之情不傷也。由是而談。約法者毀於曹錕。毀於吳景濂之徒。與執政政府無關。申而言之。曹錕與吳景濂之徒。以同利而竊國。以掩耻而布憲。僞憲佈。約法銷。法統以斷。斷矣。曩已論之。法可斷而不可續者也。前此不顧法理。屢續屢亂。今者國會自殺。情僞大彰。終于斷矣。寧更妄續。傳曰。栽者培之。傾者覆之。覆栽傾培。安有是理。臨時執政政府。以天時人事之逼拶。會逢其適。出持斯局。力小任重。彌自競競。而善善從長。惟在君子。天下談士。間以毀法爲執政政府咎。夫亦拂于人情。拘于政用。紀元以還法史之所經。未甚厝意也矣。作毀法辨

（錄自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號民國十四年七月十八日）